

# 19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交流小结

2020-11-03 10:06:04

地中海气候的加州不是过于炎热干燥就是过于多雨，仿佛我的情绪一样，没有任何的中间地带。加州给我的回忆就是这样，阳光和雨，影子与沙子，吊床与草坪。困在狭窄逼仄的机舱十六个小时以后，我终于脱离了那个空间，抵达了Sac。这是我第二次踏上北美洲的土地，上次在加州交换还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。在UC交换的一整年以后，我终于提起笔来记录交换这半年，这疗伤的半年，这跳脱的半年，这向内求索的半年。彼时世界的门是打开的，于是我们从一个世界走到了另一个世界。个人在交流前的生活遇到了重大变故，一度确诊重度抑郁症。在带足了药以后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踏上了前往异乡的大门。也算是一种逃离，逃离和过去生活的联系，逃离一切羁绊，专注于求索。提前半个月的行程让我早早抵达了Davis，这个tiny lovely town。和tg一起住在了各种inn，等待我们租的公寓空下来。在这段时间，我去了趟三藩，去了一些游人常去的地方，渔人码头，china town，金门大桥。也去了一些自己想去很久的地方，当代艺术博物馆，联合广场。当时当代艺术博物馆有一个关于德国后现代艺术的展，是德国战后的伤痕艺术，对我冲击很大。伫立在那个由弹片弹痕组成的艺术装置之前良久。出来后就在联合广场喂鸽子，鸽子真的很多，而且不怕人。When will we walk behind the ploughshare? When will we put away the sword? 那个下午，我一直充满着这样的情绪，何时铸剑为犁。世界一直是有墙的，而墙是双向的。里面的人是看不到外面的，外面的人也无法观察里面，只好，双方都在观察这堵巍然耸立的墙，它肃穆、不容置疑、代表着一切力量。世人在此驻足，仅此而已。直到门的微开，一些人可以走出去，一些人可以走进来。世界变成了世界。在Davis的生活忙碌又俏皮。选了四门统计学系和一门计算机系课的我几乎每天都有两节课。UC的workload又是众所周知的重，但是这也影响我抬头看看月亮。厨艺生疏了两三年的我又重新拾起厨艺，在六只复旦小伙伴中担任主厨，每周末都有两顿大餐。在机缘巧合下，通过兔子认识了人大五期思源的老师秦教授（prof Qin），通过prof Qin认识了wwx。在那个小小的Davis town里，有一些熟人确实很不容易。每逢奇数天爬起来上STA137时序，去Hall里抓一杯冰咖啡加一些点心，就直接冲向地下室。早早的坐在前排，给wwx占个座。STA（统计）的课一半是老师教，一半是自学大学的学生自学。一周三课时的课程加一节习题课被均匀的分摊到了四天。我选了四门STA的课，于是几乎每天都是满课。ECS的数据结构则填充了晚上。不得不说，在UC学五门课的压力仿佛在复旦选了30学分。但是这种压力纯粹而简单，仅仅是一心向内探求知识。在开学的一周后，我认识了Harry，一个在UCD上本科的沈阳老乡。Harry在我家蹭了一个学期的饭，我也蹭了Harry一个学期的车。说来STA104非参数统计是一门神奇的课。我认识了很好的老奶奶Drake。Drake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教授，在私下里和Drake的交流也使我收获颇多。最开始上Drake的课的时候，Drake要用一个比较神奇的软件上课互动。我当时在台下极其局促不安，不知做什么好。辰灿极其热情的过来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忙。于是我和辰灿也成了各种课的课友。在STA138，我认识了菠萝油王子，也成了一学期的课友。在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逐渐了解辰灿和菠萝油王子的经历，不由得唏嘘感慨，其实大家在这个世界活着都很不容易。其他人与抑郁症患者共情其实很难很难，但是患者之间，因为有过经历相通，更能够互相理解。在北美的半年，对我说，是治愈的半年。认识了很相通的人，也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辰灿和菠萝油王子经常约我自习和讨论问题，感觉每次和别人在一起讨论，都会让我暂时跳脱出自我封闭的境地，能够让自己抽离出来。我暂时走出来原来的自我封闭，能够第一次的，做sjz，而不是别人的影子。说起影子。我曾经是一个追逐大家影子的人。好像萨特的《禁闭》，不过是反向的。他者的生活是好，是善，是美；而自己的生活，局促，狭小，龃龉。患病以后，一直处于自我否定的境地，一直在与自己打架而不是和解。我把我的精力放在了课程，成功放空了自己，远离了原来各种联系的纷扰。我总感觉Depression的患者是互相吸引的。只有经历过这种深刻的treatment，才能了解互相的感受。很巧，我在UCD认识的这两位朋友，都是有类似境遇的。但是她们都很勇敢，无论是菠萝油王子从国内跳脱出来读书，还是辰灿能够接受自己，并且向前走。说起来有趣，我这只懒狗被辰灿push了一学期，没有错过什么ddl，每次写作业都是因为有人可以互相对照而写的特别积极。ECS032B数据结构的授课进度有点过于缓慢，于是我和天博完全翘掉了课，只做作业，看ppt。代码这个东西还是要上手才会有提升。期中拿了几乎满分的分数，期末也还不错。但是感慨北美的cs教学体系还是非常完善，而且prof会非常用力的备课，非常用力的上课。我的舍友Kaixiao，给了我很多政治学的切入视角，而他本人也专注于定量研究，这让我这个统计狗很有共同话题。除了在Davis，我还经常坐校车去伯克利，寄住在jeff, gc和mark的家里。说来也巧，我认识六年的朋友球鸣嗷也在UCB交换。于是每次我去伯克利都是背着两大包自己做好的酱牛肉和冰袋，仿佛去监狱探监。球鸣嗷的厨艺实在令人难以恭维，于是在新年我放假后，我在伯克利专司三餐，等着gc他们放假。每天晚上基本都会多添几双筷子，球鸣嗷几乎场场不落。我用厨艺养活了Davis和伯克利两批小伙伴。在给天天兄弟做饭的半年，也是我吃辣能力猛涨的半年。面对两位吃干饭都要加老干妈的伙计，我的辣度在一点点逼近自己的极限，也做出了水煮肉片，水煮鱼，宫保鸡丁等传统意义上的川菜。关于做饭的尝试，红烧肉一直是我的拿手好菜，而在Harry的强烈要求下，我的汤煲也越来越好。在点出菠萝小排以后，我烧饭越来越像南方人；在成功买到了芝麻油，以后三杯鸡也成功出炉（其实三杯鸡的精神在于罗勒叶）。现在想起了，还是很怀念那些全家老小一起出动采购，分工做饭帮厨的日子的。球鸣嗷说，生命在于静止，除非是饿的时候，否则就是吃饱等饿。这点我深表认同，尤其是看着球鸣嗷把每天的饭吃的一干二净的时候。细细想来，我还依稀的记得高中和球鸣嗷溜出去偷偷吃东西的日子，转眼我们大学都快毕业了。我在交流的最后的最后才见到Prof秦，但是确然是很相通的朋友。整个Cal的交流始于sac，终于Berkeley，而发生在Davis。这大概是全部交流的故事，如果让我说点什么东西收尾，那大概是，在交流的时候，我在自愈。也许是远离了原来的环境，也许是因为家里的事情。但是我发现我要做sjz，而不是其他人的影子。回国以后看到很多人卷来卷去，甚至为了卷不惜做一些很恶心的事情。我找到了我摆脱内卷的答案。那就是做自己。做一个勇敢的人。如果不能摆脱自己对内卷的依赖和所谓的安全感，那就没法摆脱内卷。而做自己，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，代价以及心血；我在大学付出了两年的求索时光、重度抑郁症，人几乎是一半没了，也因为那家里的变故，被结构性的体制所摧残，而自己面对高高的墙很无力。所以我成了清醒的羊，而如果我可以选择，有时候，我宁愿做睡着的猪。我现在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上自己喜欢的课，坚定的走着读phd的路。也许很难，也许少有人成功，但是这就是我喜欢的路，这就是我自己。“他们今天说consulting好，于是我要去做PTA；明天说IBD好，于是我要去CICC做summer；后天他们说屎好吃，我是不是要吃屎呢？”。我的心证是，我不想make money better money，我想make world better place。这就是我读phd的理由，说出来可能有些好笑。但是确实，我想在人类知识的某个边界做出一点点，哪怕是一点点突破。家里的经历也在敲着我，物质的富足只是暂时的，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失去；权力的持续时间会因为政体的更迭而改变；只有知识，配得上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上。这也是我在交流期间最大的收获。我们会说，苏格拉底如何如何；而很少有人能够记住雅典的执政官如何如何。只有文字和知识，能够穿越时间的河流。所以说，这些phd都是世界上最贪心的人，他们想要永远的在世界上，留下存在过的痕迹。最后用毛姆《The Razor's Edge》的一句结尾：“剃刀边缘无比锋利，欲通过者无不艰辛；是故智者常言，救赎之道难行。”